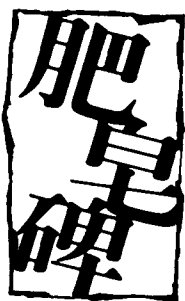


肥田碑

裴旦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裴旦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肥皂碑/裴旦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4.8

ISBN 7-5321-2708-7

I.肥… II.裴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2469 号

责任编辑:李霞

封面设计:袁银昌

肥 皂 碑

裴 旦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2 字数 192,000

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100 册

ISBN 7-5321-2708-7/I·2104 定价:1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54742915

万花筒中的某一个世界

陈丹燕

万花筒是个简陋的小纸筒，但是却可以迷住所有握着它的人的心。将它套在眼睛上，对着阳光，转动，每个紧闭着另一只眼睛的人，心里都忍不住惊奇，都在想：它还能变成什么样子呢？那里面，是个带着巴洛克图案的奇异世界，有着无穷的组。微微转动一下，听到里面的碎玻璃轻微地响动，然后，眼中的世界便焕然一新了。

万花筒，应该是每个人都玩过的东西吧。我还记得我玩万花筒时的情形，我在转动它，嘴里惊奇地唠叨着。身边的朋友焦急地问：看到了吗，看到了吗？其实他在问是否看到了刚刚他看到的那个最美的情形。每个人都在将万花筒让给别人时推荐自己看到过的最奇异的图案，希望别人也看到自己所看到的，但常常不能如愿。万花筒里的组合常常是不可重复的，好像天堂偶然开了开门，又关上了。“看到了吗，看到了吗？”有人问。“看到了，很好看。”有人答。但是，都知道，看到的，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美。身边的人，到急不可待时，便将万花筒抢了去，想要再转动到原来的地方，将他觉得最美的图案找回来，分享。但我却惦记着自己的，又将它抢回到自己的手里。

读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，我想起了玩万花筒时的情形。

上海真的像是个万花筒，落在每个人手里，轻轻转动时，都能出现不同的图案。不同的街区，不同的生活背景，不同的来路，不同的工作，即使是在上海，也过着不同的生活。我记得那些去黑龙江农场插队落户的邻居回来时，说起一个

连队的上海同乡，惊奇地评论说：“这才知道原来上海那么大，不同地区的人脸上的表情都长得不一样。”过着不同生活的上海人，彼此是隔膜的。邻居说，即使在黑龙江，大家穿一样的衣服，吃一样的东西，但彼此还是陌生，有时甚至是带着敌对的好奇。对于这部长篇小说里写到的生活，我也是陌生，也是好奇。一页页地看下去，渐渐地熟悉了，开始可以判断了。我想这是因为叙述的朴实和本分，很多的细节，密密地铺着，小心翼翼地再现，作者没有一点要当上帝指点江山的意思，安抚了读者对作者篡改现实的天然警惕，这为呈现而呈现的态度，其实是一个自由的空间，让读者有机会去寻找自己陌生的生活中的意义。那生活虽然陌生，但有着梦想的气息，不是象牙塔里对理想社会的梦想，而是市井中对体面人生的梦想，这是上海一贯的气息，就像上海自来水中的气味。

写上海的小说，真是千千万万。其实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，表现自己的上海，上海便有些光怪陆离起来。照我邻居的话来说，就是“这才知道原来上海那么大。”我们不了解的人和事，以及生活多着呢。但光怪陆离未必是坏事，就像万花筒。你得首先是只万花筒，才能变得出花样，要是一只日光灯管，想变也变不出来的。上海的历史复杂丰满，上海的故事常常宛如悖论，所谓三教九流，鱼龙混杂，像这样一个多元的，而且充满冲突的地方，如果只有一种生活可以表现，只有一种生活被接受为“上海生活”，这才是不可思议的。但这样不可思议的错误，常常会出现在某些写上海的小说中，作者的笔下散发着“正宗”的气息，“我写的才是上海！”他在字里行间焦急地宣言。而在这部长篇小说里，却听不到一点这样的声音，作者那样安静地工作着，细细描绘自己的人物，风物，食物，简直是自信的，而且是通情达理的，看起来，她真的知道这个城市。

目 录

前 言 / 1

第一章 / 1

外婆：一个想要花园房子的人

(1970 年 11 月—1972 年 12 月)

第二章 / 119

大头：一个想当英雄的人

(1969 年 10 月—1972 年 12 月)

第三章 / 211

余秋漾：一个想死的人

(1971 年 11 月—1972 年 12 月)

第四章 / 331

结 局

(1972 年 12 月 11 日—1972 年 12 月 31 日)

后 记 / 339

第一章

外婆：一个想要花园房子的人

(1970年11月—1972年12月)

1

一九七〇年十一月，外公外婆和十四岁的牵牵，从苏州边上的小镇木渎搬到上海，住在杨浦区一个叫喏喏塘的地方，一间八九平方米的小房子里。这里巷道狭窄，地面不平，房屋和房屋之间你争我夺，抢空间抢光线抢风口，垃圾满地是。所有的空地上都拉着晾衣绳，连每家窗户前面一小块地方也挂满了滴水的湿衣服。

牵牵舅舅正忙着布置新家。牵牵叫他“上海舅舅”，因为牵牵一直和外公外婆住在苏州，而他一直在上海。新家容易布置。家具不多，两张床，一个五斗橱，一张小方桌，两把竹椅，一把藤躺椅，还有两只樟木箱。它们刚好把这八九平方米的小房子撑足。上海舅舅琢磨煤炉放哪里。外婆烦恼了：“煤炉也放房间里吗？”房东太太说：“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没给你装窗帘，因为房间要通风。”看外婆不说话，房东太太迟疑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我家有个灶披间，你的煤炉也可以放那里。”外婆马上说：“那就听你的。”外婆又选定了一个角落，上海舅舅调整了几样家具的摆放，在那里隔出一点地方来放马桶。他在那里的墙上钻两个洞，架起一个大篮球框一样的钢圈，装上布帘。

这小房子说是刚刚翻造的，是新的，但是没有铺地板，光的水门汀地面。门是原来的旧木门，窗框也是旧的。但外婆好像对这一切都已有预料，并没特别失望。她从唯一的一扇朝西的小窗口望出去，说：“挂着这么多湿衣服，就这个不好。”

一群穿了补丁衣服的孩子站在门口，呜哩呜哩学外婆的苏州

话，吐舌头扮怪样。邻居们进来参观新房子。外婆问房东太太：“这个叫啫侬塘的地方，住着多少人家？”房东太太说：“四百多户。”外婆说：“为什么这里的房子有的很像样，有的很一般？”房东太太说：“老底子，这里是一片空地。一些来上海做工的外地人在这搭个棚住，先落下脚。等到有钱了，就把棚拆掉造平房。等到再有钱了，就再把平房推掉造楼房。”房东太太一笑，“我们家始终没能再有钱，所以到现在还是住平房。”外婆笑着说：“上海人爱哭穷，啊是？”房东太太眼睛瞪得老大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

已是下午四点多，邻居们陆续离开，外婆家安静下来。但房东家又忙上了，晚上他们请外婆一家过去吃饭。等一歇上海舅舅的女朋友小萍也会来。上海舅舅去接小萍了，牵牵有点没劲，她很很想让他跟自己说说话。今天早上牵牵跟着外公外婆从火车站出来，上海舅舅迎上来就说：“你来啦！”牵牵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到上海舅舅，本来心里离他远远的，被他这么一叫，觉得一下子和他靠近了许多。

外婆拿出干净的衣服，要牵牵和外公换上。外公躺在床上休息，他说：“今天一早忙到现在，吃力得很。反正是去房东家吃饭，不用换衣服。”但是外婆说：“到人家家里去做客，怎么可以不弄弄干净呢？”外婆给牵牵洗脸洗手，用湿毛巾擦头发，又对外公说：“轮到你了。”外婆用热热的毛巾焐外公的头发，把他的头发弄服帖，给他戴上牵牵妈妈用新绒线织的西瓜帽。外公开心地照镜子，打量自己。

在房东家吃晚饭的时候，因为加入了上海舅舅的女朋友小萍，气氛有点生疏。牵牵偷偷看了几眼小萍，她皮肤黑黑眉毛淡淡，不

是牵牵想象中上海人的干干净净的样子。外公一直在转动着他头上的那顶西瓜帽。上海舅舅夸外公戴它很好看。外公一笑，眼角旁三条竖皱纹。外公说：“是牵牵妈妈给我织的，新的，摸上去软得不得了。”小萍问：“今天牵牵妈妈怎么不来呢？”外婆和上海舅舅一起说：“她学校有课。”外婆又补充说：“我们苏州那里学校的老师少，每个老师都有很多课。请假的话，找不到代课老师。”外公喝了黄酒，鼻子红颧骨红，外婆把他扶回去睡觉。外婆一离开，小萍就松了一口气，对上海舅舅说：“你娘坐在这里，像皇太后一样。”上海舅舅笑了，劝小萍：“她就这样，你管你吃。”牵牵觉得上海舅舅和小萍在说外婆坏话，等外婆回来，牵牵响响地叫了声：“外婆。”

上海舅舅酒水糊涂起来。时候也不早了，小萍到街上叫了辆三轮车扶着上海舅舅走了。上海舅舅一个人住，住的是公房，离这里不远，乘电车有五六站路。外婆帮着房东太太收拾碗筷，她过意不去，把房东家弄成这样。房东太太再三说：“不碍事的，自己人。”外婆说：“该做出规矩来，不许他们喝这么多。”

十一月的天，会突然变冷。吃晚饭的时候天有点作怪，等到九点钟，外婆从房东家出来回自己的小房间，就有掉进冰窟的感觉。外公早就睡着了，外婆坐在床沿上发愣。牵牵叫冷。外婆说：“今天已经够麻烦房东家了，不好意思再去问人家要热水。”外婆就在被窝里给牵牵搓脚丫，安慰牵牵：“等到明天自己生炉子，就可以烧水了。”窗户上没有装窗帘，总漏风似的叫人不踏实。外公在另外一张床上一起一伏地打呼噜。外婆说：“这样冷的天，要是搁在苏州，没有两个汤婆子，你外公是过不了夜的。”

灯光下外婆的大耳轮像粉红的玻璃糖，耳孔里有细小绒毛探

出，耳垂上有个挂耳环的大洞洞。牵牵拉外婆的耳朵玩。外婆说：“小囡囡，你说我们的生活好不好呢？”牵牵说：“外婆，什么叫好生活？”外婆说：“就是住在有花园的房子里。”牵牵说：“有花园的房子，是不是家里就像狮子林呀？”

“从前我们住在一个叫回音花园的地方，那里就像狮子林。虽然没有那么大，但是也有假山，有小湖，有树，有亭子，有一栋一栋房子，很多窗户。窗户的形状各种各样，还有宽宽大大的楼梯。从楼梯上下来，走到地板上，再走到地毯上，又走到地板上；看外头，地面斜下来的花园里，一棵高高大大的甜槠，孩子们在树下玩……”

突然外婆抓什么东西似的两手朝胸前一捂：“小囡囡，这些你谁都不要说，连你自己都不要出声地告诉自己。因为那里已经不是我们的家。”外婆习惯叫牵牵“小囡囡”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牵牵眼里露出小鹿般的神情。

外婆用手拨开覆在牵牵额头上的黄头发，轻声说：“一根，两根，三根，四根稻草。”

外婆想着从前，怎样来到回音花园又怎样离开。

一九三八年七月的一天，上海舅舅满月，回音花园一片热闹。外公请了唱堂会的来，外婆也在其中。她穿着无袖旗袍，波浪型短头发，很摩登。外婆走到大花园明亮的灯光下，眼睛看着外公。外公坐在正当中，边上没有女人，女人生下上海舅舅得产褥热死了。外婆唱《姑苏风光》，又唱《无锡景》，“我有一段情，唱拨勒诸公听……”外公这就认识了外婆并决定娶她为妻。但外婆有男人，还

有一个两岁女孩，她就是后来的牵牵妈妈。然而外公不把这个当回事，他给了外婆男人一笔钱，把外婆买走，把女孩也带走。回音花园有一栋楼归外公外婆组成的新家庭住，这栋楼上下共有十一间房间。

二十六岁的外婆像十八岁的姑娘一样年轻漂亮。外公四十六岁，看上去好像五十几岁，不大有精神。外婆劝外公多吃毛豆子。外婆说：“毛豆子营养好，我们乡下，谁身体不舒服，药方就是吃毛豆子。煮毛豆吃，炒毛豆吃，爆毛豆吃，酱毛豆吃，一直一直吃。”外婆把她带来的毛豆干放一把到一个小布袋子里，递给外公说：“走到哪带到哪，天天吃，保你气色会好起来。”小布袋子是用乡下土布做的，一面织着“福”字，一面织着“喜”字。

外公是回音花园当家人，他让外婆接替他管理几百亩地的租子。那些地在昆山。回音花园的日常开销有一部分是靠那里的地租，还有一部分是靠外公那四个有出息的弟弟。他们不像外公，一直被留在家做事。他们年轻时到大学里念书，之后有好工作好待遇。他们都已成家。他们四个家庭加上外公一家，全都住在回音花园。外公把会写字的佣人阿勇派给外婆，弥补外婆不识字不能做账的缺陷。外公的几个弟弟向阿勇打听外婆的能力到底怎么样，阿勇竖起两个大拇指。慢慢地跟外婆接触多了，外公的几个弟弟认为阿勇竖两个大拇指不算多。

外婆把几股黄绿色的细丝线合并成一股，打个结做成小珠子，绣在外公的布袋子上，过一阵绣几粒。外公已经知道这些小珠子的意思。这些年来，外婆在向家族上交收租所得的同时，每次都想法子给自己留下一些，然后用小珠子绣在小布袋子上，记下那些

数字。数字记在布袋子上，而钱却不放在身边。外婆把钱放到她娘家的各个亲戚那里。布袋子上的小珠子，不仅记下了外婆总共有多少钱，而且每个亲戚那里分别放了多少，也记得一清二楚。

小时候的上海舅舅喜欢拽小珠子玩，挨了不少打。当外公布袋子上再也绣不下小珠子时，外婆又做了一个新的套在牵牵妈妈的脖子上，并开始在那新袋子上绣珠子。一九四九年春天，珠子就要绣满了，可突然布袋子不见了。外公使出吃毛豆子养起来的好精神，对上海舅舅拳打脚踢，把他打得上蹿下跳，哇哇乱叫。上海舅舅被关进了十一间房间中的一间。夜深了，他看着天上的月亮非常伤心。在一只野猫的引诱下，十一岁的他从窗台爬了出去。他去了上海，到一家纺织厂当工人。

外公这就白发多起来，更加萎靡不振。外婆成了回音花园的当家人，她觉得这个时候回音花园不能太张扬，就把二十几个佣人辞了，只留下三个佣人，一个做饭，一个洗衣服，还有一个是阿勇，外婆派他晚上打更，白天走街串巷探听风声，探听回音花园会不会出事。

回音花园从前是李鸿章的私人寓所，他把它送给了一个在苏州做官的安徽老乡，那个幸运的人就是外公的父亲。安徽合肥，出了一个李鸿章，还出了一个段祺瑞。段祺瑞得势时，看在乡亲父老的情分上，对晚年的外公父亲比较照顾，把外公父亲的第四个儿子安排到日本留学。一九三一年夏天，外公四弟留日回来，去拜见段祺瑞。上海有个犹太商人哈同在他自己的寓所哈同花园去世，很多要人前去吊唁，段祺瑞也给哈同妻子送去“乐善好施”的匾额，代他送匾额的就是外公四弟。这场景上了七月二十一日

《申报》。后来日本人开进上海，日本军部派一个叫宫坂的当哈同花园的监护官。宫坂在翻阅哈同花园的资料时，一下就嗅出了段祺瑞身边那个年轻人身上的日本味，就把外公四弟叫去当自己的翻译。外公四弟又一次去日本，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法庭在东京审讯战犯，他跟政府官员一起代表中国，向日本人追讨从哈同花园和哈同洋行被劫走的珍宝财物。因为做了这件事情，他自以为对整个民族有功，所以国民党去台湾他没有跟着去。

上海舅舅离家出走没几天，外公四弟也走了，他是躲命去的。但他还是被抓起来镇压了。政府来人收子弹费。几天后又来人，说，回音花园的大部分要让出来给教育部门办公用。他们叫外婆“同志”。外公在边上热切地点头，很想也能捞到这样的称呼，但是他们对他说：“你是地主，我们要斗你。”

外公被拉出去批斗，他小便失禁十分狼狈。外公的几个弟弟觉得再住在回音花园里很丢脸，他们一家家搬了出去，最后只剩下外公和外公大弟两家人家，加上阿勇，不过十来个人。外婆对外公说：“我要去工作，不然人家会怀疑我们靠什么养活。”外婆进了苏州评弹团，常到工厂农村去演出，常常好几天才回家。阿勇告诉外婆，外公因为担心人家再来批斗他，哭都哭过了。外婆叫外公没事的时候数数布袋子上的小珠子。外婆说：“你想啊，那就是钱。你有钱，你怕什么。你有钱再去想不开，你啊发痴！”外公照着外婆说的做。数啊数，数得气色好起来，看问题的态度也变了。

转眼上海舅舅离家出走已六年多。在这六年里上海舅舅总共才来过一封信，外公的去信都石沉大海。外公骂上海舅舅不是东西，又特别想他。上海舅舅生日的这个晚上，教育部门在回音花园

搭台开大会，外婆和牵牵妈妈去看热闹，外公独自躺在房间里。

房门被推开，一个陌生人进来，他是来开会的，想问外公借把凳子。可外公以为他是侄子。房间里亮着小灯，地上有打碎的玻璃瓶子和毛豆子。外公对陌生人说：“你眼睛好，想办法把毛豆子拣起来，毛豆子我还要。”外公开了日光灯，这才看清他不是侄子。陌生人用手在地上的这里那里划着圈说：“这些地方的毛豆子还拣得起来，别的地方的就不要拣了，里面有小玻璃。”外公喜欢陌生人的手势，觉得他是当领导的。“城西新民小学校长，姓汪。”陌生人自我介绍。外公感叹道：“这么年轻就能当校长。”这时牵牵妈妈进来，十九岁的她腰细细的，穿一条花布裙，梳着两条长辫子。汪校长这就认识了她。

牵牵妈妈高中毕业后当上了木渎学校的老师，教语文算术还负责学校的广播站。她住在学校宿舍里，一星期回家一趟。星期天汪校长拎了一只金华火腿来做客，外公对他说：“你要是想娶我女儿，我一点意见也没有。”就在这大喜日子里，他们收到了政府寄来的盖着公章的搬迁通知书，说，回音花园全部归国家所有，要他们在规定期限里去办理搬迁手续。

汪校长建议，不如搬到牵牵妈妈所在的木渎学校去，木渎学校的校长是汪校长的远房亲戚，让他腾出两间宿舍来应该没问题。汪校长把事情办妥了。五月里的一天，外公外婆坐上了搬家的小卡车，阿勇也随同一起去了木渎。

一年以后牵牵在木渎出生了。牵牵出生后的十几年，外婆对外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为了小囡囡的将来，我们应该去上海。”

外婆从木渎来到上海，来到上海的喏倬塘。这个晚上，她想着从前的事情，想得睡不着。她定好了下一个目标：住到带花园的房子里。以后十年她的故事，可以用记者李真写的散文《有个叫苏州好婆的人》中的一段话来概括：

从前在上海，有个叫苏州好婆的人，她从苏州来，一心要给外孙女好的人生，她靠殷实的家底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，她做事干脆果断，该怎么做怎么做，不在乎下地狱，临终实现了梦想：住到带花园的房子里。她要外孙女牢牢记住：一件事情，不做上三年五年八年十年，那就不叫做事情。

三年五年八年十年，一言难尽。

外婆的故事，是关于她怎么争取房子，一次次争取，一次次失败；同时也是关于她怎么培养牵牵，超脱不如意的环境，学做人上人。外婆对牵牵说：“好房子一定是给好的人住的，而好的人在没有住进好房子前，她身上就已经有将来一定能住好房子的苗头。”

一九七〇年十一月，十四岁的牵牵和外公外婆来到上海，她新的人生就此开始。

2

第二天一上午，外婆都在买这买那。她恼火的是那么多的湿衣服晒在路当中，她在晒被子的地方走，钻来钻去，头发碰得有点毛糙。她一放下买回来的东西，用梳子把头发刮一刮，又出去买东西

了。外公说她像一只快要下蛋的母鸡“咯咯”叫着坐不定。外公也就只敢背后笑话外婆，当着外婆的面，一看她拎了东西进来，就一脸的诚惶诚恐，赶快挪地方坐，怕挡了她的道，影响她做事的效率。

已经十二点过了，午饭连影子也没有。外公习惯把自己的钱放在床被下。他掀开床被，下面有不少一分两分一角的碎钞票，还有一些零碎的粮票。外公叫牵牵拿些钱和粮票去，买两块蛋糕。牵牵说：“我不会买。”外公想了想，就带了牵牵一起去。回来的时候外公说：“不要让外婆知道，我们去吃了蛋糕。”

外婆问：“你们去哪了？”外公说：“我们找你去了。”外婆说：“急什么。”说着，从竹篮里拿出几个白馒头。牵牵问：“外婆，你吃了没有？”外婆说：“你们吃吧，不用管我。”牵牵说：“我们已经吃过了。”外公立刻掉过头去。外婆看也不看他，就像没有听到牵牵的话一样。外婆说：“你们还饿的话，就再吃点。”

牵牵以为外婆生气了，但其实没有。外婆一边啃着白馒头，一边拿笑话的眼睛来看外公。外公心虚地昂起头，在藤躺椅上一摇一晃。牵牵跑过去，抱住外公的脑袋说：“你说了吧，我们刚才吃过蛋糕。”外公哈哈笑了。外婆叫道：“小囡囡，你不要压在他头上，他吃不消的。”

一坐下来，外婆就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了。外公说：“下午大家困一觉，养好了精神，起来做晚饭。”外婆说：“还有一些东西要买呐。”外公说：“明天还可以买么，店又不会打烊的。”外婆说：“今天的事情就应该今天做，我们来上海就要赶快过上上海生活。”外公说：“什么叫上海生活，要赶个什么快？”外婆说：“你要是真不知道呐，我就没啥好跟你讲；你要是假不知道呐，我就更加没啥好跟你